

接棒《漫长的季节》，延续X剧场多元先锋理念

《欢颜》：革命浪漫主义的戏剧化表达

文/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龚卫锋



导演表示“欢颜”不是一个人的欢颜，而是一个图景

理想：陪伴徐天成长的人，点亮其心中的信仰火种

《欢颜》的导演徐兵曾编剧过《红色》、执导过《新世界》等知名剧集。近年来，其作品特点突出——男主角徐天，且整部围绕男主角的成长线展开叙事。《欢颜》也不例外。徐兵介绍，此次尝试以单元段落形式创作《欢颜》的剧本，以主人公徐天的成长为故事主线，分阶段展现徐天一路的心理变化以及成长，“每个单元都有一位陪伴徐天成长的人，他们言传身教地将徐天心中的信仰火种点亮燃烧”。

正如徐天在剧中所说：“故乡广阔，南北西东九万里，人人可以成为一条潜入海底的鱼，消失不见，或者兴波翻浪，改天换地。故乡的人，来来又往往，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惊心动魄，红尘万丈。”

第一单元中组织派老孙护送徐天。临走前，老孙问：“金条重要还是人重要？”交代任务的人回答：“都重要。”于是，两人进入闽西之后，在寻找丢失的金条的过程中，老孙无数次以命相搏，保护徐天。老孙就像一名领路人，带领徐天走上革命之路。

第二棒交给俞姓三寨头人俞亦秀。俞亦秀答应老孙要保护徐天周全、帮他找回金条，不惜走出生活了40余年的土楼。俞亦秀梦想去远方，但他更看重自己对老孙的承诺，于是向礼崩乐坏的世界宣战。他对颠倒黑白的世界的反抗，充满极致的理想主义。而俞亦秀的选择，也影响到了徐天，让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。

徐兵说：“遇见另一个引路人俞舟之后，徐天眼里开始有了自信和坚定的信念，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；与章加义偶遇后，徐天变得无所畏惧，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最后到了上海，徐天成长得更加冷静成熟，也更懂得如何保护别人。”



《欢颜》以主人公徐天的成长为故事主线



俞姓三寨头人俞亦秀的梦想是远方



《欢颜》的摄影也极具浪漫风格

三个月前，作为腾讯视频X剧场推出的首部短剧，《漫长的季节》大火，悬疑的叙事氛围和深邃的主旨表达让不少观众眼前一亮，直呼“浪漫”。作为X剧场的第二部短剧，年代浪漫公路传奇剧《欢颜》本月登陆腾讯视频后，再次引发了关注，这部剧延续了X剧场多元先锋的创作理念：主题关乎理想信念、叙事表达张弛有度、台词风格充满诗意……再次让观众感受到了浪漫、诗意、残酷又光明的观剧氛围。

导演徐兵表示，这部剧想表达的是小人物内心对信仰的坚守：“《欢颜》不是一个人的欢颜，它是一个图景。剧中人为了一个未来，而往美好的方向去。美好的方向是一种怎样的图景呢？是一张欢乐的容颜，是每个人内心永存的美好。”

隐喻：呈现时代浪潮下的真实人性

《欢颜》是一个全新创作的故事，但其剧情设置也让人联想到对应的历史依据。例如，剧中反复出现的“苏区”，指的是江西赣南苏区。当时，虽然有苏区存在，但苏区之外，乡绅土豪横行，许多老百姓依然生活得水深火热。该剧不乏具有隐喻色彩的片段，呈现观察时代的深度。

剧中，三根金条以及男主角徐天象征革命的火种。前者意指坚守。一路上，为了守住革命的星星之火，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付出生命。三根金条不断遗失的遭遇，也说明了革命之路的艰难、守住革命果实的不易；后者意指成长。徐兵说：“成长过程中会有爱人，会遇到不同的人，但核心是成长。你会不断遇到这些让你成长的人，然后他们消失了，你也成长了。”

第二集出现了具有福建特色的传统土楼，隐喻腐朽过去与现代文明的冲撞。剧中，乡绅土豪家族原本在土楼中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，身居土楼里的头人俞亦秀虽然躲在土楼里读万卷书，却不知窗外事，与外部社会完全脱节。俞亦秀做着

“井底之蛙”，而在外狐假虎威的“老七”吴达，通过强取豪夺维护家族事业，实际上维护的是腐朽的旧制度。

此外，《欢颜》通过一些情节精准呈现了时代浪潮下的真实人性。每个人都生活在时代，但绝大部分人被时代牵着鼻子走，祈求在夹缝中生存。有一幕值得玩味：剧中，俞亦秀没想到俞氏在三镇三溪溪取强夺，搜刮民脂民膏，还做了军阀的走狗，自己一族成了恶人，便愤怒地走账本、地契离开当铺，要还给镇上的乡亲。看着不敢拿回自家地契的村民，俞亦秀感受到了社会彻底的腐朽，便将钱撒到地上。一个村民试探着抓了一把钱，其他人见无事发生，纷纷跟着弯腰捡钱。

毫无疑问，从南洋归来的徐天，也曾卡在时代缝隙中。他本以为跟着领路人走，能一路安稳到上海，见到未婚妻后结婚成家、和家里做外生生意，人生就找到了安稳的落脚点。无疑，一路的遭遇，让他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。成长之后，他坚定革命的选择，也是对时代最好的回应。

浪漫：人物塑造充满理想主义特征

《欢颜》跳出传统年代剧的创作窠臼，创新融合了大量的黑色幽默元素，以风格化、戏剧化的浪漫主义表达方式，实现了年代剧在创作上的升级。

首先，这部剧的人物塑造充满理想主义特征，主要角色的性格有些“一根筋”：老孙追求的是“对革命的信仰”，俞亦秀追求的是“心中的远方”，徐天一开始对爱情充满憧憬，随着剧情展开被老孙、俞亦秀等人感染，将信仰付诸实践，追求一个“美好的新世界”……每个人物都层次丰富且极具魅力，可谓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一种风格化表达。不

少观众表示：“有些场景感觉在看话剧、舞台剧。”“有些时候感觉在看姜文的电影。”

这种角色的塑造也离不开一众实力派演员演技的加持。这部剧集结了董子健、张译、张鲁一、廖凡、吴晓亮等实力派演员阵容：董子健凭借《大江大河》等多部口碑佳作，展现过接地气的演技；张译曾包揽金鸡奖、百花奖、白玉兰奖等知名演技类奖项；张鲁一曾连续两次入围白玉兰奖，今年主演的科幻剧《三体》成为现象级热剧；廖凡凭借电影《白日焰火》成为内地首位柏林影帝；演员吴晓亮曾在《扫黑风暴》等作品中表现亮眼，

是近年来人气急升的实力派演员。在该剧首播阶段，廖凡演出了老孙的“刚中带柔”、张鲁一演出了俞亦秀的“柔中带刚”，精准又细腻的演技，让他们获得大批拥趸，获赞“演技封神”。《欢颜》的摄影，也加持了浪漫表达。本剧在摄影风格上融入了导演特质，用道具营造意境，烘托画面情绪。例如：在旷野之中，老孙中枪后骑着单车一路狂奔来到土楼为徐天寻求庇护，在此之后，他和徐天的“父子情”也将画上句号；徐天和俞舟以花为意象，给予剧集另一种浪漫化的诗意表达。

升学宴

□马海霞

那一年，齐叔家的儿子大勇参加高考。我妈和我爸商量，准备在他家的升学宴上送点啥。齐叔和我爸在一个车间干活，去年我考上大学时，齐叔来我家的升学宴，给了50元，今年我们算是回礼，但只回给他50元明显不妥，给100元又有点多，给60元吧，又显得我们太计较。最后我妈说，要不就给50元，然后再从家里拿两瓶好酒。这样既还了齐叔的人情，又更丰厚，里子和面子都没丢。

件不好，大勇妈身体也不好，地里活儿都干不了，大勇还有个妹妹才读初中，所以想让他早点出来找点活计。齐叔的观点是，考上了，砸锅卖铁也要供大勇读书；考不上，就乖乖干活养家，谁也不要抱怨。

我替大勇感到惋惜。但那天晚上，我爸和我妈考虑的却是，大勇不复读了，我们欠齐叔升学宴的人情就没法还了，总不能让人家赔钱啊。我妈说，只要大勇愿意，在家自学，第二年一样可以再考啊。我爸说，第二天上班去和工友商量一下，要不提前给大勇办场“升学宴”，鼓励一下大勇。我爸好几个工友家里的孩子都因升学收到过齐叔的礼金，所以他们都想还上这份人情。这场提前举办的“升学宴”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
我爸负责张罗。找了一天傍晚，大家下班后，我爸回家拿上了那两瓶白酒，别的工友也都带着自家准备好的菜肴，一起到齐叔家喝酒。席间，大家纷纷将礼金塞进大勇兜里，告诉他，好好复习，明年再考，肯定考得上。这次算是提前给他办的“升学宴”，让他用这些钱买复习资料。

这天晚上，齐叔喝高了。他竟然一拍桌子表态，同意让大勇去学校复读。我爸也喝多了，他回到家后便笑话我妈小气，说做人不能那么计较，他就不计较，这次给了大勇100元。他说工友们都给了大勇100元，他肯定不能落后。

第二天，我爸酒醒后，有点后悔跟我妈说了实话。但我妈不但没怪我爸，还

说我爸这事做得对。虽然齐叔能同意大勇复读，但大勇也要有钱才能复读啊。

不料，大勇并没有回学校去复读，不久他就找了家工厂去干活了。这让齐叔有点尴尬。但大勇说，他会边干活边复习，来年再考，现在这样，赚钱学习两不误，关键是各方面的压力都小一点。

第二年高考，大勇果然考上了一所医学院的专科。

提起那场提前一年办的“升学宴”，大勇就感动得落泪。他说，那年高考落榜，他很失落，是那场“升学宴”让他重拾了信心和勇气。

我也没想到，本是我爸他们为还人情摆的“局”，却歪打正着治愈了一个落榜生的精神内耗。这应该是我见过的含金量最高的“升学宴”吧。

手机坏了

□胡玲

洗手时，阿辉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急忙拿出来看。手一滑，手机掉进洗手盆的水里，捞出来，竟黑屏了，只好送去维修店。维修师傅让他第二天再来取。

没了手机，阿辉坐立不安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每分钟都是煎熬。

他想，微信工作群不能看了。自从公司建立了微信工作群，大家都在群里交流，面对面说话的机会都少了。上司经常在群里分派工作，例如叫小王去采购办公用品，叫小方去拜访客户。所以，大家都时时留意着工作群，一旦上司分配了工作，也好及时回应，要不然会给人留下工作不认真的坏印象。有一次周末休息，阿辉就因为没及时看群消息，晚上才发现经理在群里让他下午加班写活动方案。第二天，他便被经理在大会上狠狠批了一顿。经理还在会上强调，要大家时刻关注工作群，即使是周末和节假日，也不能松懈。

同事们干点啥工作，也会在群里报告一下，好像不这样就显得自己没做事似的。张三去开会，就发张会场现场的照片；李四出差，会发张出差目的地的照片；就连王五给员工购买水果，也会发几张菜市场的照片。有一

回，财务老陈去银行办事没来公司，忘记发信息了，后来，大家就在背后议论说他是不是上班时间摸鱼去了，根本没有去银行。老陈气得吐血，却是百口莫辩，毕竟无图无真相啊。

他又想，无法及时掌握女儿班级家长群的动态了。

家长群里，全班同学的家长一个不少。老师经常在群里发布各类信息，有时候是学习任务，有时候是放假通知，家长们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：“收到，老师辛苦了！”这样才能显现出对老师的尊重、对孩子的重视嘛。如果不理睬，会显得自己这个家长“不称职”。

家委会成员也经常会在群里发布各类倡议书，布置教室、购买班服，等等，要求大家交费。前几天，家委会提议说要给教室再加装一台空调。阿辉心里极不情愿，去年已经交费给教室安装了两台空调，况且孩子马上就要中考了，也用不了多久。他想回复“不同意”，但其他家长都说好，他也不好唱反调，这样会成为群里“异类”。就像去年儿童节，家委会组织家长交费为孩子们购买蛋糕，一个家长委婉地说吃蛋糕不健康，结果被大家群起而攻之——你家孩子不吃蛋糕，别的孩子还要吃呢！买蛋糕花得了几个

钱？给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童年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位家长只好交了钱，在群里再三道歉，一场风波才算平息。

每逢过年过节，总有“热心”家长在群里建议给老师买礼物。大家也是连连附和，积极交费。尽管老师总是不肯收，大家还是热情不减。每次，家长们都要精心编一段感谢老师的话发到群里，一段比一段煽情，一段比一段感人，仿佛不送礼、不发信息，老师就不关照自家孩子似的。

还有，他不可以进聊天群聊天了。

阿辉平时喜欢摄影，被拉进本地的多个摄影群。去年，他还当选为本地摄影学会的秘书长。从此，他在群里更加活跃了，每天都要刷一波存在感，不是分享各种摄影知识，就是发自己的摄影作品，还会对大家的摄影作品点评一番。他觉得，每天都要在群里亮相、发个言，才不会被人遗忘。他还有意无意将所做的工作发到群里，今天带会员采风，明天组织会员开会，开会时布置会场，他也要发张照片出来，因为觉得做人不能默默无闻，既然出力干了活，就应该晒出来，要不然，他为大家奉献了那么多，岂不是白做了？当然，每次发出来，大家都纷纷竖起

大拇指，说一声“辛苦了”，他心里更像吃了蜜一样甜。

但最重要的是，他不能够在朋友圈里给人点赞、评论了。

每天，阿辉都会认真刷几遍朋友圈。上司、领导发的朋友圈他会点赞和评论，这样可以留个好印象，说不定以后升职加薪的机会也更多；同事发的朋友圈必须点赞、评论，天天都要见面，必须维持好关系，免得以后在工作中给自己穿小鞋；那些虽然加了微信，但没有什么交集的名人、大腕的朋友圈也要点赞、评论，说不定以后有事求助于他们；好朋友发的朋友圈当然更要点赞、评论，相当于间接给他们打招呼，以免友情逐渐变淡。

但此时手机不在手上，阿辉心里犹如万马奔腾。领导、同事找不到他怎么办？家长群有急事怎么办？群里人见不到他怎么办？朋友发私信给他不能回复怎么办？没在朋友圈给别人点赞、评论，冷落了别人怎么办？半天时间，竟像一年那样漫长。

第二天，手机终于修好了。阿辉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，发现微信群里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，但并没有人找他，也没人发私信给他。阿辉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深深的失落感……



微光

图视觉中国

蜡烛

□胡明桥

作为商人，我近几年的生意一直做得很不如意。生意场上，变化无常是正常的，但我和妻子闹心的却是，我们总感觉受到了当地生意圈那些所谓的朋友们莫名其妙的“背叛”，跟他们总搞不好关系。

一天，我和妻子商量，打算去深圳碰碰运气。儿子大学毕业后便在在那里工作，这样我们一家人也可以在一起，互相照顾。我们很快收拾了行李，动身来到美丽的特区。

一路南行，我们在毗邻市中心的一个繁华商业区附近租了一套出租屋，简单打扫与布置后，暂时安顿下来。

第一个周末夜，我与妻子正在收拾东西，小区突然停电了。我只好坐在沙发上坐下，正在想要不要到外面去买些蜡烛，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

“谁？”我问。在这个陌生城市的夜晚，突然而来的敲门声使我瞬间紧张起来。

妻子从卧室里走了出来：“儿子昨天出差了，不可能这么快回来啊。在这几儿我们两口子没有熟人吧，会是谁呢？”

“谁？”我鼓起勇气又一次大声发问。

“叔叔，我是你楼上的住户。”一个小女孩稚嫩的声音响起，“请问你家里有蜡烛吗？”

我极不情愿地把门拉开一条缝，看了一眼，干巴巴地回了两个字：“没有。”便立即关上，还上了倒栓。

“咚咚咚……”没想到我刚起身坐下，敲门声再次响起。我气鼓鼓地再次开门，一看还是刚才那个小女孩，她并没有离开。但这回我看清了，她一只手举着一根已点亮的蜡烛，红红的烛光照亮了上下两层楼道，另一只手还拿着两根蜡烛。

“又有什么事？”我有点恼火，尽量隐藏着不耐烦。

“叔叔，我奶奶听物业说，夏天时小区用电量超负荷，时不时要做检修就会停电。奶奶说，你们是新搬来的，肯定没准备蜡烛，她让我送两根给你们用。这是我刚下楼买的。”说完，她将两根没用过的蜡烛递了过来。

她天真又可爱的大眼睛注视着我，我竟莫名其妙地窘迫起来：“哦……谢谢……不……”我一面结结巴巴地应道，一面慌慌张张地把门拉得更开些。闻声而来的妻子伸手接过小女孩递来的蜡烛，高兴地邀请小姑娘进来坐：“你奶奶真是个好心人，谢谢你。要不要进来坐一会？”

“不了，阿姨，叔叔再见。”

听着小女孩上楼的脚步声，我重新坐回沙发，脑中突然浮现出几个巨大的问号：自己一直觉得生意做得不顺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我之前那些朋友真的一直在背叛我吗？难道不是因为我自己疑心太重或者过于冷漠？

我想起几天前拿回来的一箱水果，对妻子大声说：“一会来电了，你送些水果过去，感谢一下那个小女孩的奶奶吧。”